

卷宗編號：45/2026

(民事及勞動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年7月23日

主 題：挪用他人資產；提供協助；賠償責任；遲延利息；結算。

裁判摘要

1. 被告明知他人挪用後者所屬公司的款項，但仍提供協助，使部份被挪用的款項被轉移至其本人名下、供其使用或買入登記於其名下的資產。被告明知並故意收受、隱匿及使用部份款項的行為不單協助了挪用資金者隱藏其不法所得，加大了被害公司追討正當及合法權益的難度，同時亦使自己從中得益受惠，故被告同樣構成對原告公司被侵害的權利的不法侵害，並應在相應範圍內承擔賠償責任。

2. 被告的行為所牽涉的是完全具融通性的金錢款項。由於相關具體金額不存在客觀上的不確定性，其不屬《民法典》第794條第4款所指情況。因此，原審法院視被告的債務為金錢債務，並裁定其須支付自傳喚時起算的遲延利息，並無違反法律之虞，應予以維持。

裁判書製作人

盛銳敏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45/2026

(民事及勞動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年7月23日

上訴人 / 附帶上訴的被上訴人：A

被上訴人 / 附帶上訴的上訴人：B（香港）有限公司

一、 案件概述

原告B（香港）有限公司針對被告A提起通常宣告訴訟程序，請求法庭判處被告向其支付港幣25,173,817.88元，附加直至其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又或基於不當得利，判處被告向原告返還港幣25,173,817.88元，並附加直至其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隨後，透過原告於2017年7月7日所提交的書狀，請求追加款項的金額至港幣33,272,843.68元（見第164至167頁），有關擴張請求獲原審法院接納。

被告獲傳喚後提交答辯，請求法庭駁回原告之請求。

原審法院依法進行審判聽證並作出判決，判處被告向原告支付港幣26,073,817.88元，並附加自傳喚之日起以法定利率計算的遲延利息。

*

被告不服上指裁判並提出上訴。為此，被告提交其上訴理由陳述，當中載有以下結論：

a) 首先，在充分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事實事宜裁判中對部分事實（尤其是對調查基礎第14、15、16B、18、19、22及23條）的認定，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

b) 其中，上訴人認為對於調查基礎第14、15、16B、18及19條的認定，應為不獲證實。

c) 根據事實事宜裁判的分析內容，原審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主要考慮了原告在香港針對C提出的民事案件（編號為HCA619/2016）及刑事案件（編號為HCCC20/2018）的判決、原告所提交屬C的銀行賬戶結單等書證，以及採信原告兩名證人之書面證言（見卷宗第849背頁至第851背頁）。

d) 然而，上訴人認為有關證據並不足以證明上述調查基礎疑問點，尤其是不能證明上訴人協助C掩飾不法資金、確曾收取C的轉帳、利用C挪用原告的款項而取得其他財產及知悉C向其交付的資金來源不法等內容。

e) 需指出，根據卷宗第815至817背頁以及事實事宜裁判亦有指出的，有關原告針對C提起的刑事案件，C已提出上訴申請並獲上訴庭許可，有關案件至今仍處於上訴階段；倘有關刑事判決被撤銷，原告針對其所提出的民事案件的事實基礎及原告證人的證言亦將被質疑。

f) 況且，無論是有關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其所審理的事實內容都並非針對本案上訴人，當中並沒有提及上訴人曾協助C掩飾財產來源，或可以證明上訴人曾收取來自C盜取原告的款項等相關事實（見卷宗第469-495、521-568頁有關判內容）；有關判決與上述被爭議的事實認定並沒有直接關係，亦不足以作為本案認定有關事實的依據。

g) 而獲原審法院採納的原告兩名證人的書面證言中，針對上訴人的事實部分，亦多為其等個人的推測及主觀意見，並非直接知悉的事實（見卷宗第686背頁至687背頁及第731至734頁，當中尤其是針對調查基礎第14至19條的陳述內容；以及第752-753及759至760所作的補充陳述），不足以證實有關疑問點內容。

h) 事實事宜裁判指出“根據上述第4）點及第6）點的銀行轉帳紀錄、第7）點的被告信用卡簽帳紀錄，完全支持C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轉帳予被告的行為，以及為被告支付此期間的信用卡簽帳及相關總金額的事實，故此，待證事實第14、第15條、第20條及第21條的事實可以獲得證實”（見卷宗第850頁背頁）；而對於調查基礎第16B、18及19條被認定為獲得證實，則主要是考慮原告證人之證言及該裁判第4至第6點所載的銀行轉帳紀錄（見卷宗第850至851頁背頁）。

i) 對於作為主要證據的屬C的銀行結單資料，需提出的是，雖然該文件顯示其賬戶曾向以上訴人名義開設的賬戶進行轉帳，但該轉帳紀錄並不足以推斷上訴人透過這些轉帳協助C掩飾款項，亦不能證明上訴人實際收取了相關款項；而卷宗內除上述銀行結單資料外，便沒有其他任何證據（無論是書證或證人證言）顯示這些轉帳行為的目的，更沒有證據指向上訴人提供相關銀行賬戶給C掩飾任何不法款項。

j) 還需留意，事實事宜裁判認定調查基礎第14條中指C曾向上訴人恆生銀行賬戶XXXXXX轉帳HKD88,888.88，但又分析指出由於沒有任何證據又或有任何文件證明，而未能證實調查基礎第16-A條事實（即上訴人持有相關恆生銀行賬戶XXXXXX）；兩者之間存在矛盾，調查基礎第14條指C向上訴人該恆生銀行賬戶轉帳的事實不應獲得證實。

k) 對於上訴人知悉C給予其的資金來源屬不法方面，事實事宜裁判在有關理由說明中指出“……C給予被告的資金遠遠高於其個人的年收入，而C與被告同居多年，且共同育有一名兒子，被告不可能不知悉C的工作收入，對馬給予其年薪數以倍計的款項不可能毫不懷疑照收如儀，即使任何一般普通常識的人，不可能不察覺同居人的資金來源不會是其工資收益，面對每月金額數十萬甚至過百萬的龐大數目，也一定會懷疑資金來源。……C只是原告公司的區區會計部副總經理，而非老闆或高層管理人員，沒有可能給予被告每月數十萬現金加上十萬不等的信用卡消費，被告不可能不知道或察覺馬的資金來源是不法。……基於上述分析及理據令本法院認定被告清楚知悉C給予其的金錢的來源，以及提供賬戶協助其掩飾其不法的來源。”（下劃線為後加的；見卷宗第850背頁至851頁）。

l) 從上可見，原審法院只是依據上訴人與C曾為事實婚的關係，繼而判定上訴人不可能不知悉C給予其的金錢來源自原告，並提供賬戶協助其掩飾不法資金來源；在尊重不同見解下，上訴人認為單憑兩人之間的關係而對有關事實作出推定，是明顯不足夠的及片面的，儘管兩人曾為事實婚關係，亦不能證明上訴人對C的工作及經濟狀況完全清楚掌握。

m) 需指出，按照原告提供的有關銀行轉帳資料顯示，C約於2011年4月左右開始向上訴人作出轉帳，而在此之前，C自2009年起便多次從原告賬戶轉走巨額款項（見卷宗第30頁及其背頁；以及原告在相關案件中的主張亦如此），但卷宗內顯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上訴人於2009年已認識或清楚知悉C的工作職位（是副總經理或高層管理人，又或其他更高級職位）、收入及經濟狀況。

n) 誠然，在上訴人於2010年底認識C時，後者已具有遠超於其薪金的收入（即使部分可能是來自原告），足以令上訴人（或普通常識的第三人）對其富有的經濟狀況及高額消費不產生任何懷疑。

o) 因此，在缺乏實質證據證明上訴人知悉C工作職位、收入以及其確曾盜取原告款項等情況下，實在難以斷定其知悉C向其交付（或有）的資金來源屬不法，更遑論透過銀行轉帳協助後者掩飾不法資金來源。

p) 值得一提的是，被上訴判決在認定上訴人存有過錯時指出“當原告欲於2016年11月1日在香港提起的訴訟中對其作出傳喚後不到一個月，被告便將其中一個壹號湖畔單位賣掉，足見其清楚知道自已的行為在損害原告的利益……”（載於卷宗第874頁）；但卷宗資料顯示原告嘗試向上訴人作出傳喚的日期（2016年10月27及28日，見附案A第104頁）與後者實際出售單位（2016年11月1日）兩者日期僅相距三四日，且上訴人因不在場而並不知悉曾被傳喚。

q) 正常情況下，倘若上訴人是為逃避債務而在知悉有關傳喚下立即放售該單位，亦不可能在數日內便完成交易，須知道卷宗內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該交易存有異常，因此被上訴判決以此認定上訴人明知C給予其的款項屬不法及在損害原告利益上存有過錯，並不正確。

r) 基於此，調查基礎第14條，尤其是有關上訴人透過銀行賬戶轉帳協助掩飾C款項，以及第19條有關上訴人知悉馬先生向其交付的資金來源屬不法等認定，並沒有實質證據予以支持，事實事宜裁判及被上訴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有關事實內容不應獲得證實。

s) 再者，即使認為已有足夠證據證明C曾盜取原告巨額款項，但從有關銀行轉帳資料中並未能直接顯示原告賬戶轉至C的款項與C向上訴人作出轉帳的行為之間存在連續性或關聯性。

t) 至於對調查基礎第16條B的認定，亦基於上述同樣的理由而不應獲得證實，因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相關銀行賬戶或不動產是旨在掩飾C的不法資金，單純的推斷並不足以證實有關事實內容；並且該疑問點中所指的既證事實I項之澳門華僑永亨銀行的賬戶，卷宗內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該賬戶曾收到C的轉帳或存入任何和原告有關的不法款項，有關銀行賬戶顯然是與本案沒有任何關係的。

u) 此外，還需特別指出，載於卷宗的銀行結單資料為原告所提供，而當中所載的銀行轉帳紀錄並非完整，其只完整的截取了C向上訴人作出轉帳的紀錄，但並沒有全面展示上訴人賬戶曾向C轉回款項的紀錄；事實上，尤其根據卷宗第92、95、96、99、104、105、112、116及118頁（上訴人在答辯中將有關資料抽出並作標註，載於卷宗第281至288頁）清楚顯示上訴人名下的賬戶亦曾多次將款項轉至C賬戶，所涉及的金額合共不少於港幣460萬。

v) 而對於有關情況，從原告的證人D及E在對調查基礎第15點所作的補充聲明（見卷宗第752及759頁）可知，其等在審查有關文件時，只關注C從原告賬戶轉賬至起賬戶的紀錄，以及前者向第三方賬戶轉賬的資料，並沒有全面審查及考慮第三方賬戶向C轉賬的情況，同時亦沒有了解上訴人是否曾從有關銀行賬戶提取C所轉帳的資金的問題（見卷第753及760頁）。

w) 為此，有關證人只關注C向上訴人作出轉帳的情況並透過簡單加總計算得出上訴人所收取的款項金額，但上訴人認為在認定有關事實時，應對有關賬戶的轉帳情況（尤其是由上訴人賬戶向C轉帳的部分）作全面考慮，從而計算及查證上訴人是否真正收取或收取了多少金額的款項。

x) 再者，正由於上訴人的賬戶亦有向C的賬戶轉入款項，那麼亦不能排除C向其賬戶轉賬的金額是來自這部分款項；在此基礎上，調查基礎第15點亦沒有足夠證據予以支持而不應獲得證實，或至少所認定的金額應作出相應扣減。

y) 另外，即使資料顯示C曾向上訴人名下的銀行賬戶轉帳，但並沒有進一步證據證實該等轉帳全部均來自於其挪用原告的資金，根據原告提交C的（不完整的）銀行結單（見卷宗第72至123頁）亦顯示其除收取原告的轉帳款項外，亦有工作收入及其他來源的轉帳及存款收入，因此根本無法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銀行賬戶所收取的款項都源自原告。

z) 基於此，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事實事宜裁判對調查基礎第14及15條的認定，並無全面考慮有關書證所載內容（尤其是上訴人賬戶曾向C轉帳的紀錄），繼而作出錯誤的認定。

aa) 針對調查基礎第18條對於有關不動產是以C移轉的資金購置等事實認定，原審法院的主要依據是認為上訴人除了使用C移轉的不法資金，根本沒有能力獨力支付有關樓款；但這一認定仍然是建基於對有關事實的推定，而沒有實質的證據予以支持，有關事實應不獲證實。

ab) 儘管事實事宜裁判中認為上訴人可能的儲蓄有限、沒有能力獨立支付有關樓款，並且根據既證事實G及H項顯示，上訴人在購買兩單位是確實曾使用C提供的借款，但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上訴人購買該單位的其他款項是來自C盜取原告的款項又或C的其他收益，亦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有關樓款的資金是來源自（或全部來自）原告，而原告兩名證人就有關問題的陳述亦僅是基於個人的猜測（見卷宗第687背頁、734、753及760頁）。

ac) 同樣地，即使既證事實J項證實上訴人在澳洲購買物業，而有關資金由C提供，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該等資金為來自原告；卷宗內除了有資料顯示C曾提供港幣100萬元給上訴人以支付既證事實B項的不動產，以及上訴人承認購買既證事實F項不動產的資金部分是向C借款外，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上訴人曾使用C轉帳予其的資金用以購買有關不動產。

ad) 另一方面，原審法院認定調查基礎第22及23條的內容為未獲得證實，主要是認為上訴人的證人所作的證言不值得信納，因此未能認定有關事實，對此，上訴人不予認同。

ae) 根據既證事實G項及I項，證實上訴人曾使用C的借款而購買所指不動產，而對於有關款項的償還情況，C在其書面證言中雖沒有詳細地解釋有關還款過程，但可以確定的是，其明確確認上訴人已全數償還（見卷宗第639至644頁）；而證人F亦表示其曾親眼所見上訴人以現金交由家佣帶到香港向C作出還款的事實（相關庭審錄音內容載於錄音光碟【25.3.6 CV3-17-0043-CAO #7】-【Translator 2】-【Recorded on 06-Mar-2025 at 09.55.06】，時間：00:44:35-00:46:32，見本上訴闡述第59條），有關情況並非僅聽被告所言，亦非個人猜測，可印證上訴人還款給C的事實，應獲得採信。

af) 綜合上述，在予以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對事實事宜裁判及被上訴判決對上述提出爭議的事實的認定，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為此請求裁定調查基礎第14、15、16B、18及19條全部或部分為“不獲得證實”；而調查基礎第22及23條則為“獲得證實”；繼而根據有關事實認定的更改（尤其是證明上訴人曾作出不法行為而導致原告損失），請求撤銷被上訴判決，並裁定原告之全部請求不成立。

ag) 除上述理據外，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尤其是對於本案因果關係方面的認定，違反《民法典》第477條及第557條之規定。

ah)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及司法見解，構成因不法事實而生之責任的要件之一是不法事實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而這裡所要求的是一種“適當的因果關係”，即“事實必須適宜造成損害，損害是該事實的適當效果”（相關見解參見終審法院第117/2019號合議庭裁判）。

ai) 被上訴判決對本案因果關係的分析指出“……獲證事實至少證實了C挪用了HK\$26,655,817.00，此乃原告遭受的實際損害。當中HK\$25,173,817.88及HK\$900,000.00被轉移至被告的銀行帳戶，因此，原告的損害與被告接收C的贓款的行為存在直接因果關係。”（見卷宗第874頁）

aj) 對此，需指出，倘C確曾挪用原告的資金，對原告造成損失的“適當原因”則是C的這一行為，但即使認為上訴人曾接收C提供的款項，該行為亦不是導致原告有所損失的原因。

ak) 本案例中並沒有主張或證明上訴人曾共同參與或協助C挪用款項的行為，因此不應將兩者混為一談，原告或有的損害與上訴人是否收取C的轉帳款項（這事實上文已作出爭議）之間沒有關係，亦即是，無論是否存在上訴人的行為，原告的損害仍會產生，而倘若上訴人收取C的轉帳亦不會導致原告的損失有所增加。

al) 因此，即使最終仍認定上訴人接收了C提供的款項，該行為是否存在對原告的損害本身並沒有造成適當的因果關係，而上訴人所收取的金額與原告損失的款項之間亦沒有對等的聯繫。

am) 最後，倘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認同上述上訴理由，而認為上訴人應向原告支付相關損害賠償款項，上訴人對於被上訴判決對有關款項的遲延利息方面的決定，亦需提出爭議。

an) 被上訴判決裁定上訴除需支付有關損害賠償外，還需附加相關遲延利息，當中主要是依據《民法典》第789條、第793條及第794條第1款的規定，以上訴人過錯不履行債務為由，裁定自催告（即傳喚）後開始計算有關遲延利息（見卷宗第875頁及其背頁的分析）。

ao) 然而，在充分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有關決定違反上述法典第794條規定及終審法院第69/2010號上訴案所作的統一司法見解，據之，“因不法事實產生的財產或非財產的金錢損害之賠償，根據《民法典》第560條第5款、第794條第4款及第795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自作出確定相關金額的司法判決之日起計算相關遲延利息，不論該司法判決為一審或上訴法院的判決或是清算債務之執行之訴中所作的決定。”

ap) 作出上述統一司法見解的合議庭裁判對《民法典》第794條第4款規定的分析中，引述PIRES DE LIMA和ANTUNES VARELA的意見指出，“這則未結算就沒有遲延（in illiquidis non fit mora）的規定，一般認為其依據是因在未查明給付之標的時債務人不能履行。首先必須令債務人知道起所欠的款額。”因此得出結論是“……我們只能認定，在有關損害之金額的司法爭議中，無論是法官在一審判決中確定其金額，還是在上訴決定中，因對先前確定的金額予以更改或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在一審沒有訂定出任何金額上訴法院的法官確定一相關債權額時，債權才變為已結算的。……”

aq) 由此可見，按照《民法典》第794第2款b項及第4款規定，結合上述統一司法見解，當債務為因不法事實而產生，並在有關債權金額未經結算的情況下，則有關遲延利息僅在作出確定相關金額的司法判決之日起方可計算，本案則正符合有關規定。

ar) 根據被上訴判決第11至13頁有關法律理據部份的內容，本案是以《民法典》第477條“因不法事實所生之責任”的相關規定，裁定上訴人需向原告作出損害賠償，而對於有關損害賠償金額，是經案件審理並在被上訴判決作出後才予以確定的。

as) 本案例中，原告主張C挪用其公司款項，而C曾在不同時間向上訴人作出轉帳及提供資金供上訴人消費（這部分相應的請求已被原審法院駁回），合共為港幣33,272,843.68元；但對於上訴人所主張的損害賠償金額，必須經過法院的審理才能確定上訴人是否需承擔有關責任，以及當中需承擔的具體金額是多少。

at) 正如被上訴判決就原告部分請求所作的法律分析（見卷宗第874頁最後兩段及其背頁第一段），即使證明了上訴人曾有高額的消費，但仍需證實有關消費與原告的關係，才能確定項金額是否構成可予要求的損害賠償。

au) 針對原告主張的由C向上訴人賬戶轉帳的金額亦如是，儘管原告提交C的賬戶結單可顯示後者曾將原告的資金轉帳至其名下賬戶，並曾向上訴人賬戶作出（多筆不同時間、不同金額的）轉帳，但我們還必須逐一了解及判斷這些轉帳是否與原告的損失有關，又或是當中有多少金額屬相關，從而結算出上訴人所需承擔的損害賠償金額。

av) 正如上文曾引述學者見解，在未查明給付標的時，債務人不能作出履行，使債務人處於遲延的前提，是必須令其知悉所欠的具體款項金額；本案亦證實在經過審理後，最終確

定並結算出原告可向上訴人要求的損害賠償金額為港幣26,073,817.88元，在未能顯示上訴人對未能結算金額存有過錯的情況下，有關遲延利息則應自作出判決之日方起算。

aw) 本澳眾多司法裁判在審理有關因不法事實而生之責任的案件中，對有關遲延利息的起算，亦採用同樣的決定（參見中級法院第806/2021號、第287/2021號、第875/2023號、第867/2023號、第132/2023號及第81/2025號合議庭裁判涉及“信任之濫用”罪所產生的損害賠償；中級法院第218/2024號、第693/2023號、第177/2025號及第478/2018號合議庭裁判涉及空頭支票罪、詐騙罪及加重盜竊罪所產生的損害賠償；還可參見中級法院第867/2023號、第906/2020號合議庭裁判及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5-20-0269-PCC號合議庭裁判）。

ax) 基於此，根據《民法典》第794條第2款b項及第4款之規定，上訴人對原告因不法事實而生的損害賠償應在被上訴判決作出日起方計算遲延利息；被上訴判決在裁定有關損害賠償的遲延利息方面違反上述法律規定及相關統一司法見解，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撤銷被上訴判決就遲延利息部分的決定，並改判為自被上訴裁判作出日起計算。

*

被告所提出之上訴獲接納後，原告亦提起附帶上訴。為此，在其適時提交的理由陳述中，其提出了以下結論：

A. A Recorrente não se conforma com a sentença recorrida, na parte que lhe é desfavorável, que absolveu a Ré, ora Recorrida, de parte das somas peticionadas pela Autora, ora Recorrente, mais precisamente, da quantia de HK\$7,199,025.80, correspondente aos gastos efectuados pela Ré num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que lhe foi disponibilizado pelo Sr. Ma.

B. A sentença recorrida funda a sua decisão no facto de a Autora não ter alegado nem provado que as despesas do cartão de crédito correspondem a um dano para a Autora, não se tendo estabelecido o nexo de causalidade.

C. A Recorrente considera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tem devidamente em conta os factos que ficaram provados, 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nem os fundamentos de direito aplicáveis, encontrando-se viciada de erro no julgamento e na aplicação do direito.

D. Em face d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a Recorrente considera que não apenas alegou os factos necessários, como também provou que as despesas efectuadas pela Ré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foram pagas por Ma, tendo para o efeito utilizado fundos pertencentes à Autora.

E. Convém recordar que as despesas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da Ré foram detectadas posteriormente à interposição da presente acção pela Autora, durante as investigações que decorreram em Hong Kong ao longo dos processos movidos contra o Sr. Ma, tendo a Autora submetido um requerimento de ampliação do pedido original com o objectivo de incluir o montante de HKD7,199,025.80 (cfr. fls. 164-167), correspondente

às referidas despesas, e ainda transferências no valor de HKD 900,000 efectuadas a favor da Ré através de uma conta do HSB titulada por Ma.

F. A Autora veio reclamar aqueles valores adicionais fundando-se na mesma causa de pedir, adicionando os factos relevantes ao pedido ampliado, e alegou expressamente que “como bem resulta dos factos supra descritos, os mesmos constituem um mero desenvolvimento dos factos oportunamente narrados na p.i. (em particular, nos artigos 18.º a 21.º), relativos ao envolvimento da Ré na prática dos crimes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e de ocultação/receptação dos fundos desviados pelo Sr. Ma.”

G. O tribunal a quo devia ter considerado todos os factos alegados na petição inicial como factos que consubstanciam o pedido ampliado, em particular (i) o cometimento do crime de furto pelo Sr. Ma junto da Autora; (ii) a utilização pelo Sr. Ma dos fundos desviados da Autora para pagar despesas da Ré; (iii) a assistência prestada pela Ré na dissimulação da origem ilícita dos fundos furtados pelo Sr. Ma; (iv) a consciência da Ré da origem criminosa dos valores por si recebidos; bem como (v) a falta de meios ou rendimentos próprios para o Sr. Ma sustentar despesas mensais nos valores constantes da tabela transcrita no quesito 20, que foram dados como integralmente provados.

H. Todos estes factos foram alegados pela Autora na petição inicial e deviam ser considerados como reproduzidos no requerimento de ampliação do pedido.

I. Conclui-se que a Autora alegou a relação entre os gastos no cartão de crédito e o dano que os mesmos lhe causaram, porquanto aduziu no pedido de ampliação os factos relacionados com a utilização pelo Sr. Ma dos fundos da Autora para pagar as despesas efectuadas pela Ré com o referido cartão.

J. Não se compreende a razão que levou o tribunal a quo a reconhecer as transferências do HSB no valor de HKD900,000, mas não as despesas do cartão de crédito, dado que a factualidade subjacente é exactamente a mesma.

K. Quanto à alegada falta de provas, d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resulta que ficaram demonstrados todos os requisi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L. A Ré tinha plena consciência de que os fundos recebidos de Ma provinham do desvio de dinheiros pertencentes à Autora, bem como a intenção de violar o direito de propriedade da Autora.

M. A conduta da Ré constitui um acto voluntário, ou seja, um facto dominável ou controlável pela vontade, um comportamento ou uma forma de conduta humana, e ilícito por violação de normas de protecção destinadas a proteger interesses alheios, ao ter cometido os crimes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e de receptação.

N. A culpa exprime um juízo de reprovabilidade pessoal da conduta do agente, quando o lesante, em face das circunstâncias específicas do caso, devia e podia ter agido de outro modo, podendo revestir a forma de dolo ou negligência (mera culpa) que consiste, essencialmente, na omissão da diligência exigível ao agente.

O. No caso vertente, basta o facto de o tribunal a quo ter dado como provada a consciência da Ré relativamente à origem criminosa dos fundos recebidos do Sr. Ma, bem

como a sua intenção de dissimular os mesmos, para determinar a existência de um acto voluntário, ilícito e culposo por parte daquela.

P. Não há nenhuma diferença para efeitos de aferição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se a Ré recebeu esses fundos através de contas bancárias ou por outro meio, designadamente através de despesas com um cartão de crédito que lhe foi disponibilizado por Ma.

Q. A diferença entre as transferências recebidas directamente da conta bancária de Ma e os gastos feitos pela Ré com um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que lhe foi disponibilizado pelo mesmo Ma, reside apenas no instrumento de pagamento adoptado.

R. A Ré sabia muito bem que Ma tinha desviado fundos da Autora em quantias muito avultadas, no valor total de HKD387,655,303.70, tendo sido condenado em 15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facto que foi julgado como provado pelo tribunal a quo.

S. Não parece compreensível que, em face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o tribunal julgue estabelecido o dano e o respectivo nexo de causalidade apenas em relação às quantias que foram transferidas à Ré por via “directa”, através de contas bancárias.

T. Por outro lado,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que o valor médio mensal que Ma, só para a Ré, despendeu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era de HKD110,754.24 (HKD7,199,025.80¥65), que corresponde ao triplo do salário mais elevado que este auferiu entre 2015 e 2016 qualquer pessoa razoavelmente diligente e atenta sabe, ou devia saber, que aqueles gastos só poderiam ser realizados com os fundos que Ma desviou da Autora.

U. Este facto, por sua vez, prova o dano causado à Autora.

V. Não apenas os factos provados permitem concluir que os fundos usados para pagar as despesas do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da Ré constituem dinheiros pertencentes à Autora (e indevidamente apropriados por Ma), mas também 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demonstram a relação entre os gastos com aquele cartão e a Autora.

W. Nomedamente, os extractos das contas bancárias (docs. a fls. 72 e 120 – docs. 7 e 8 juntos à petição inicial) mostram vários pagamentos feitos a partir das contas que Ma mantinha com o HSBC Hong Kong (HSBC) e Hang Seng Bank Hong Kong (HSB) para a American Express.

X. Estas são as mesmas contas que Ma utilizou para desviar os fundos da conta bancária da Autora.

Y. A própria sentença confirma que “De acordo com os factos provados nos pontos 21 a 24, Ma transferiu HKD25,173,817.88 dos fundos desviados da conta bancária da autora para duas contas da ré no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SBC) – XXX e XXX – e para uma conta no Hang Seng Bank (XXXXXX). A ré tinha pleno conhecimento da origem ilícita dos fundos que recebeu de Ma e, desde 2011, utilizou as suas contas bancárias para ocultar o desvio de fundos praticado por ele” (sublinhado nosso).

Z. Mais adiante reza a sentença: “Os factos provados confirmam, pelo menos, o desvio de HK\$26.655.817,00, o que representa o dano efectivamente sofrido pela autora.

Deste montante, HK\$25.173.817,88 e HK\$900.000,00 foram transferidos para as contas bancárias da ré, existindo, portanto, um nexo de causalidade directo entre o prejuízo da autora e a recepção, pela ré, dos fundos ilicitamente obtidos por Ma” (sublinhado nosso).

AA. Não faz sentido o mesmo tribunal aceitar que existe o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 transferência de HKD900,000 e o dano da Autora e excluir a causalidade no que respeita às despesas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BB. Isto porque nos registos bancários da conta HSB (doc. a fls. 120 e segs.) não se vêem entradas de fundos provenham da conta bancária da Autora.

CC. Não obstante, o tribunal a quo (e bem a nosso ver) admitiu que o valor de HKD900,000 transferido a favor da Ré (mediante três transacções de HKD300,000) corresponde a fundos pertencentes à Autora.

DD. Ficando a dúvida de saber qual o critério que levou o tribunal a quo a reconhecer as transferências feitas da conta de Ma do HSB à Ré e a desconsiderar os fundos que Ma utilizou para pagar as despesas da Ré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quando os factos provados demonstram claramente que Ma disponibilizou os dinheiros furtados da Autora à Ré e que esta tinha perfeita consciência da sua origem ilícita.

EE. Se assim fosse, qualquer criminoso com a intenção de dissimular um crime poderia criar cont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a terceiros e dessa forma evadir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FF. As sentenças criminal e civil proferidas nos tribunais de Hong Kong contra Ma estabeleceram como provado que este usou vários meios de disseminação dos dinheiros furtados à Autora, nomeadamente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e o uso de cartões de crédito.

GG. O tribunal de recurso de Hong Kong –Court of Appeal – proferiu decisões de rejeição dos recursos interpostos pelo Sr. Ma da sentença penal, ambas proferidas depois de encerrada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estes autos, nas quais claramente afirma que o Sr. Ma disseminou os fundos furtados à Autora através cartões de crédito ou cartões de crédito da sua namorada, para efectuar pagamentos (Docs. 1 e 2 ora juntos).

HH. O tribunal a quo deveria ter tido em conta na sua decisão a prova produzida nos processos criminal e civil de Hong Kong, ao abrig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 558º do CPC).

II. Dos factos provados resulta que os prejuízos que a Autora sofreu resultaram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da Ré, que recebeu fundos e aceitou pagamentos de Ma efectuados com dinheiros que desviou da Autora, estando assim estabelecido o nexo de causalidade como pressuposto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JJ. Não restam dúvidas que as despesas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da Ré foram suportadas por Ma com fundos que este furtou à Autora.

KK. O mesmo se diga quanto ao enriquecimentos sem causa, invocado pela Autora a título de pedido subsidiário, porquanto, como se demonstrou, os pressupostos do enriquecimento sem causa ficaram preenchido, na medida em que a Autora alegou e

provou que a Ré se enriqueceu com os gastos do cartão, à custa do empobrecimento daquela, não havendo causa justificativa para as despesas.

LL. Estando estabelecida 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decorrente facto ilícito cometido pela Ré, não se torna necessário recorrer ao mecanismo do enriquecimento sem causa, devendo a Ré ser condenada a indemnizar a Autora nos termos dos arts. 556º e 557º do CC.

MM.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assim em erro de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aquiliana (violando o disposto nos arts. 477º, 480º, 556º e 557º, todos do CC) porquanto a prova da existência do prejuízo adicional de HKD7,199.025.80 causado à Recorrente, decorrente de gastos efectuados pela Ré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bem como o nexo de causalidade, decorrem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

就被告所提出之上訴，原告提交了載於卷宗第985至1018頁的答覆，當中提出了以下結論：

A. Esteve bem a douta sentença a fls. 868 e segs., que não padece de quaisquer vícios ou erros de julgamento, considerando a Recorrente que a prova produzida foi correctamente avaliada, como demonstrará adiante.

Do julg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B. Reina na nossa lei processual o princípio de que os tribunais de recurso não têm a função de realizar novo julgament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No contexto da matéria de facto, os tribunais de recurso limitam-se a rectificar verdadeiros erros de apreciação, quando a prova nos autos permite concluir com segurança que se impunha decisão diversa.

C. Sendo de concluir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cometeu qualquer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elo contrário, ponderou cuidadosamente toda a prova produzida.

D. Quanto aos quesitos 14 e 15, diga-se que já foi proferida decisão pelo Court of Appeal de Hong Kong que indeferiu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C (Ma) da sentença penal e, bem assim,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daquela decisão para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Court of Final Appeal), pelo que não colhe o argumento da Recorrente de que a sentença penal contra Ma ainda se encontra em fase de recurso.

E. Note-se que Ma foi condenado a pagar à Autora HKD387,655,303.70 numa acção civil e não recorreu da sentença, pelo que transitou em julgado e foi reconhecida pelo TSI em Macau (cfr. documento junto em 5 de Março de 2025).

F. Aliás, a Recorrente nem impugna as respostas aos quesitos 1 e 3-10, que trata dos crimes cometidos por Ma, pelo que é irrelevante a questão de saber se a su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ainda está em fase de recurso ou não.

G. Quanto à conduta da Ré, o tribunal a quo fundou a sua decisão n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da Autora, bem como nos registos bancários juntos aos autos que são suficientes para provar que as transferências especificadas na tabela constante do quesito 14 tiveram lugar e que o seu valor total é de HKD25,173,817.88, como refere o quesito 15.

H. Os mesmos registos bancários (a fls. 72), demonstram que as quantias que Ma recebia na sua conta tinham originado da conta bancária da Autora.

I. Do documento a fls. 120 e segs. resulta claramente que a Ré recebeu transferências no valor de 888,888.88 (HKD300,000 em 16/03/2013, HKD600,000 em 18/12/2013 e HKD88,888.88 em 05/02/2014), transacções que vêm identificadas expressamente com o nome da Ré, A, pelo que é irrelevante que o quesito 16A não tenha sido dado como provado.

J. Sendo a origem dos fundos indubitavelmente criminosa, e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s muitas transferências recebidas e o seu valor, parece evidente que a conduta da Ré, ao receber esses fundos, se traduz na assistência na dissimulação dos fundos desviados por Ma da Autora, o que é reforçado ainda pela sua relação de união de facto.

K. Por outro lado, as testemunhas da Autora não pretendem ter conhecimento directo das motivações da Ré mas apenas declaram que, da conjug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da documentação que examinaram, não se poderia concluir de forma diversa.

L. N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o tribunal deve proceder a um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que envolve a ponderação e aplicação de critérios que permitam avaliar e decidir se as razões da decisão sobre os factos e o processo cognitivo de que se socorreu são compatívei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da vida.

M. A Recorrida considera que o tribunal a quo cumpriu exemplarmente com estes princípios na fundamentação da sua decisão, não se vislumbrando assim qualquer erro no julgamento sobre os factos constantes dos quesitos 14 e 15.

N. O mesmo se diga quanto aos quesitos 16B, 18 e 19, que determinam como provado que as contas bancárias da Ré e os bens imóveis referidos n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alíenas B, F e J) foram usados como forma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os valores desviados por Ma e que a Ré estava consciente da origem dos fundos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por aquele.

O. Não apenas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assente no despacho saneador já demonstra a colaboração consciente da Recorrente com Ma, como também as provas produzidas durante a fase da instrução reforçam a assistência da Ré na ocultação dos fundos furtados.

P. Consta das alíneas E, F, G H e J dos factos assentes (cfr. fls 299-v) que a Ré utilizou fundos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por Ma para adquirir imóveis e que a aquisição dos três imóveis ocorreu entre 2012 e 2015.

Q. Por outro lado, de acordo com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da própria Ré, esta não tinha qualquer outra fonte de rendimentos próprios, nunca sendo demais reiterar que a Ré gastou perto de HKD20 milhões para os adquirir.

R. A Ré possuía ainda, na altura dos factos, vários automóveis de luxo, quatro dos quais se encontram arrestados nos autos de providência cautelar CV1-17-0043-CAO-B e, pelo menos, um em Hong Kong, e bem assim, foi efectuado o arresto de 11 contas bancárias em nome da Ré, com saldos registados no total de cerca de MOP1,890,000 (após conversão das contas em CNY e HKD).

S. No seu depoimento escrito, o próprio Ma confirma os valores do salário que auferia da Autora e confirma alguns dos dinheiros entregues à Ré (HKD8,187,914.68) sem explicar como conseguiu obter esses fundos.

T. Pelo que não é razoável, nem verosímil, presumir que Ma ou a Ré possuíam recursos próprios para além dos fundos que aquele desviou da Autora.

U. Não faz nenhum sentido alegar que, na altura em que a Ré conheceu Ma, este já possuía rendimentos muito superiores ao seu salário como justificação do seu desconhecimento.

V. Ainda que se provasse que a venda da fracção T7/D-21 foi realizada antes de a Ré ser notificada pelo tribunal de Hong Kong, é importante salientar que as investigações criminais contra Ma e o envolvimento da Ré na dissipação dos fundos de que aquele se apropriou foram iniciadas em Março de 2016.

W. A providência cautelar de Hong Kong obtida pela Autora em 10 de Março de 2016, que interditou Ma de movimentar fundos ou de dispor dos seus bens, impossibilitou-o de continuar a financiar a Ré a partir dessa altura, pelo que esta já teria de saber que estavam em curso investigações contra si, o que a levou a vender o apartamento T7/D-21 e a tomar medidas para ocultar os fundos e os bens que tinha recebido.

X. O mesmo resulta também dos registos bancários que demonstram que as transferências e as despesas com o cartão de crédito cessaram abruptamente na mesma altura.

Y. As provas apresentadas pela Autora demonstram que a natureza da sua relação com Ma era muito próxima, o que permite concluir com segurança que a Ré conhecia pelo menos a sua posição de nível médio de gerência junto da empresa.

Z. As provas demonstram ainda que ambos contribuíam para o sustento do filho, Ma outorgou testamento a favor da Ré e subscreveu uma apólice de seguro de vida no valor de CNY501,056.58, na qual a Ré se encontra nomeada como beneficiária (doc. 1 junto em 06/05/2025).

AA. A Ré nunca especificou o montante exacto que transferiu ou “devolveu” a Ma, nem na contestação, nem em qualquer momento posterior ao longo da acção e, muito

menos, especificou em momento algum a quantia que agora vem invocar nas alegações, de HKD4,6 milhões, que terá transferido para Ma. Como se sabe, em sede de recurso, a Recorrente não pode invocar factos novos.

BB. Não se compreende porque razão a Ré não apresentou os registos das suas próprias contas bancárias que demonstrassem essas transferências, sendo que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s testemunhas da Ré tentam convencer o tribunal que, afinal, a Ré lhe entregou todo o dinheiro em mão.

CC. A testemunha F afirmou repetidamente que a Ré tinha devolvido todo o dinheiro que havia gasto com a aquisição da fracção T7/D-21 após a sua venda em 2016; no entanto, sendo o preço de venda desta fracção HKD11,289,600.00 e o de aquisição da fracção T4/B-39 HKD16,556,000.00, não se percebe com que dinheiro conseguiu adquirir a segunda.

DD. A este propósito, veja-se 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F [gravação em audio CD – 25.3.6 CV3-17-0043-CAO #7 – Tradutor 3 – hora 24:20], que torna evidente que a Ré é nunca poderia ter rendimentos próprios para adquirir um imóvel naquele valor sem recorrer ao crédito, sendo forçoso concluir que a aquisição dos imóveis, incluindo o imóvel sito na Austrália, foi custeada com os fundos que Ma desviou da Autora e que é inconcebível que a Ré não tivesse consciência da origem ilegítima dos mesmos.

EE. Assim, a factualidade constante dos quesitos 16B, 18 e 19 ficou plenamente provada, tendo o tribunal a quo decidido correctamente.

FF. Por todos os motivos acima expostos, também não tem razão a Recorrente ao invocar que os quesitos 22 e 23 deveriam ter sido dados como provados.

GG. Se a Ré optou por não apresentar os registos das suas próprias contas bancárias, terá sido intencionalmente, porquanto teria algo a esconder...

HH. Em vez disso, a referida testemunha F afirma ter visto a empregada doméstica da Ré levar elevadas quantias de dinheiro para Hong Kong, o que revela a gritante falta de credibilidade desta testemunha, porquanto, não só é perfeitamente absurdo mandar uma empregada doméstica para Hong Kong com malas cheias de dinheiro (!!), como também não é possível retirar do seu depoimento algum elemento que pudesse servir de prova.

II. A propósito da credibilidade das testemunhas da Ré, diga-se também que o depoimento escrito de Ma não merece qualquer confiança, dado que contém várias mentiras sobre factos que se encontram plenamente provados ou reconhecidos pela própria Ré.

JJ. Concluindo-se assim que o tribunal a quo determinou de forma correcta os factos contidos nos quesitos 22 e 23 como não provados, porquanto não foi produzida nenhuma prova que impunha decisão contrária.

D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o direito (arts 477º e 557º do Código Civil)

KK. Não havendo razão válida para a alter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cai por terra a argumentação de direito da Recorrente.

LL. As alegações da Recorrente de que a apropriação ilegítima dos fundos da Autora é que constitui a “causa adequada” dos prejuízos sofridos pela Autora, não estando por isso estabelecido o nexo de causalidade, carecem de qualquer fundamento, quer de facto quer de direito, sabendo a Recorrente muito bem que 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se estende aos co-autores ou auxiliares que colaborem no cometimento de um acto ilícito,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 483º do CC.

MM. Contudo, o acto ilícito imputado à Ré nesta acção não é o furto dos fundos da Autora, mas sim a sua assistência na dissimulação dos mesmos, acto que pode constituir os crimes de branqueamentos de capitais e receptação, sendo por esse acto ilícito que a Ré responde perante a Autora, como lesada, na medida das quantias a ela furtadas que recebeu de Ma.

NN. O ofendido no crime de receptação, ou seja, o titular do interesse que o art. 227º do Código Penal visa proteger é a vítima do facto ilícito típico contra o património, através do qual foi obtido o bem objecto da receptação.

OO. Sendo a Autora a lesada no crime de receptação, dúvidas não subsistem quanto ao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 conduta ilícita da Ré e o dano da Autora.

Do enriquecimento sem causa

PP. Sem prescindir do que ficou supra exposto, como mera hipótese académica que apenas se se equaciona por cautela de patrocínio, caso esse Venerando Tribunal considere que não se verifica um acto ilícito cometido pela Autora, sempre se dirá que de acordo com o regime do enriquecimento sem causa regulado nos artigos 467.º a 476.º do Código Civil, a Ré deve ser condenada a restituir a quantia peticionada à Autora.

QQ. A verificação deste instituto pressupõe (i) haver um enriquecimento e (ii) este carecer de causa justificativa e (iii) que o enriquecimento tenha sido obtido à custa de quem requer a restituição.

RR. A Ré, ao aceitar as quantias avultadas disponibilizadas por Ma, no mínimo, tinha ou devia ter plena consciência de que os valores em questão careciam de qualquer causa justificativa.

SS. Tendo ficado plenamente demonstrado que os dinheiros com que a Ré se enriqueceu foram obtidos à custa da Autora, o que se traduz na diminuição do património da Autora, a Recorrida vem requerer, neste caso, a procedência do pedido subsidiário de condenação da Ré a título de enriquecimento sem causa, devendo restituir à Recorrida os valores com que injustamente se locupletou.

Da alegada violação de Jurisprudência Uniformizada

TT. A Recorrida não concorda com a posição da Recorrente quanto à jurisprudência uniformizada que decidiu o momento em que se considera haver mora do devedor, porquanto a situação que foi objecto da uniformização pel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TUI) não se aplica nestes autos.

UU. Com efeito, o citado acórdão do TUI que fixou jurisprudência obrigatória para os tribunais versa sobre acções de indemnização cujo montante não se encontra liquidado à data da citação do réu.

VV. A regra geral quanto ao momento em que o devedor se constitui em mora é o da citação, salvo se a obrigação ainda não estiver líquida (art. 794º n.º 1 do CC), residindo a ratio desta norma em não impor uma obrigação ao devedor se o crédito ainda não estiver líquido por razões que lhe não sejam imputáveis, porquanto não pode cumprir uma obrigação cujo quantum desconhece.

WW. Porém, no presente caso, no momento da citação, a Ré, enquanto devedora, já dispunha dos elementos necessários para conhecer os valores demandados pela Autora.

XX. E não se venha dizer que a obrigação pecuniária se encontrava ilíquida, por haver desacordo quanto à verificação dos factos imputados à Ré na petição inicial ou por a sentença ter condenado em quantia inferior à peticionada.

YY. Esta posição é igualmente defendida pelos tribunais de Macau e Portugal, nomeadamente, de acordo com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TSI) no processo nº 132/2017 (TSI), bem com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Évora de 27/03/2025 (Proc. 476/20.0T8SSB.E1).

ZZ. Ora, sendo certo que no acórdão do TUI invocado pela Recorrente foi determinado que “a indemnização pecuniária por facto ilícito, por danos patrimoniais ou não patrimoniais, vence juros de mora a partir da data da decisão judicial que fixa o respectivo montante [...]”, não é menos verdade que a jurisprudência obrigatória foi fixada no contexto de que no momento da citação não houve ainda a liquidação prévia do crédito reclamado, o que obviamente não sucedeu in casu, não tendo fundamento a posição da Recorrente neste contexto e tendo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cidido correctamente o momento da constituição em mora da Ré.

*

就原告所提出之附帶上訴，被告提交了載於卷宗第1069至1072頁的答覆，當中提出了以下結論：

a) 本附帶上訴旨在針對原審法院對上訴人作出的不利判決（下稱“被針對的判決”），即裁定涉及HK\$7,199,025.80之損失請求理由不成立的決定，對此，上訴人認為被針對的判決違反《民法典》第477、480、556及557條的規定。

b) 在表示充分尊重下，被上訴人並不認同上訴人所提出的理據，實際上被針對的判決已對此部分作出詳細分析，當中尤其指出“原告從未主張當然未能證明此張信用卡的消費額與原告的關係，尤其是C挪用原告公司的款項為此張信用卡結帳，由於不能證明原告損失了此

一筆HK\$7,199,025.80的款項，以及此損失與被告信用卡消費存在因果關係，不符合損害賠償責任的法定要件，故此，有關此部分的請求不能成立。”（見卷宗第874頁及其背頁）

c) 顯然，由於上訴人沒有主張及證明有關消費額與其所主張的損失之間存有法律規定的因果關係，此部分請求明顯不能成立。

d) 在已獲證的事實方面，本案中，在涉及有關信用卡消費的事實中，僅認定被上訴人在2010年9月至2016年6月底這段期間，合共消費了港幣7,199,025.80元以及相關表格所載的具體消費金額（見卷宗第872頁第28點對應調查基礎內容第20條的答覆）；但除此之外，確實未見載有關信用卡消費與原告資金或損失之間具體關係的事實描述。

e) 事實上，上訴人在其擴大請求的聲請書中只是指出發現被上訴人使用C的附屬卡消費了有關金額，並結論性地指稱有關事實涉及被上訴人參與為C挪用資金而實施犯罪行為（見卷宗第167頁第9條），而無論是在該聲請或起訴狀中，都沒有陳述有關支付信用卡簽帳金額是以C挪用上訴人的資金作出支付的。

f) 至於上訴人提出被針對的判決接納其在擴大請求聲請中提出增加由C賬戶轉賬給被上訴人的HK900,000的請求方面，並不能作出支持其上訴理由的依據。

g) 誠然，上訴人在起訴狀主張C挪用其公司資金及以銀行轉賬的方式移轉給被上訴人，並透過擴大請求聲請增加合共HK900,000的轉賬金額，而在對調查基礎相應事實的認定中亦獲得確認（對於相關事實認定，被上訴人不予認同並已於上訴中提出爭議），最終獲得被針對的判決裁定理由成立。

h) 但對於調查基礎第20條所指的信用卡簽帳，則沒有進一步認定支付有關簽帳金額是來自C挪用原告款項所得，因此兩者不能一概而論；被針對的判決認為“原告從未主張當然未能證明此張信用卡的消費額與原告的關係”，並沒有任何錯誤。

i) 在缺乏相關事實的情況下，顯然亦無法單憑上訴人提及並附呈的香港法院裁判而作出相關判處，況且，有關香港法院的裁判中亦沒有明確指出本案調查基礎第20條所載的信用卡簽帳，是由C使用來自上訴人的資金作出支付的。

j)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該香港判決中指出C的賬戶資金有52.7%來自上訴人（見卷宗第940頁），這似乎證明了C尚有其他收入來源，更難以確定其支付有關信用卡簽帳（甚至是轉賬給被上訴人的）的資金是來自於上訴人，同時亦正好印證了被上訴人在其所提出的上訴陳述中對有關事實認定（即調查基礎第14、15、16B、18及19疑問點）提出的爭議及相關上訴理由，並可作為支持被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的依據。

k) 因為倘若C賬戶的資金並非完全來自上訴人，則不能認定本案所指由C轉賬予被上訴人的資金是來自上訴人，而上訴人所主張的損失與該轉賬之間亦沒有必然聯繫，更沒有法律所規定的適當因果關係。

l) 另外，正如被上訴人在其所提出的上訴理由陳述中亦有提及，根據卷宗第281至289頁顯示，被上訴人的銀行賬戶中有向C的賬戶作出轉賬，那麼，則不能排除用以支付有關信用卡簽帳的款項是來自被上訴人銀行賬戶向C轉賬的款項。

m) 根據《民法典》第477條第1款的規定，構成因不法事實而生之責任必須同時符合各項法定要件：不法事實；過錯；損失；事實與損害之間存在適當因果關係，倘欠缺任一要件，都不能裁定相關損害賠償責任。

n) 本案中，上訴人雖然主張C挪用的款項高達港幣3億多元，而被針對的判決僅證實上訴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為HK26,655,817.00，並裁定被上訴人需向上訴人支付相關金額。（見卷宗第874頁）

o) 而針對本上訴標的所涉及的HK7,199,025.80，本案中並未能認定上訴人所主張的損失與被上訴人該信用卡消費款項之間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因此就該部分所主張的損害賠償責任理應不成立。

p) 即使是上訴人以不當得利的理由作出補充請求，亦需要證明其損失，並需主張及證明其損失與他人的得利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而本案中同樣未能符合有關不當得利的要件。

q) 基於此，無論是從事實層面或法律適用方面，被針對的判決對於裁定上訴人主張的此一筆HK7,199,025.80款項的請求裁定理由不成立，並無任何瑕疵，應予以維持。

*

各助審法官已對卷宗進行檢閱。

現對案件進行審理。

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且已適當地被代理。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三、 事實

原審法院將以下事實視為獲證：

1. A Autora é uma sociedade subsidiária da B Company Limited, sociedade da Coreia do Sul que fornece serviços de transporte de mercadorias e de logística a nível global (a “B Coreia”). (已確定事實A)項)
2. Em 1 de Novembro de 2016 (i.e. menos de um mês após a primeira tentativa de citação da Ré da acção em Hong Kong), a Ré vendeu a fracção “T7/D-21” do Edifício XXX. (已確定事實B)項)
3. A Ré viveu em união de facto com o Sr. Ma até finais de 2015, tendo dado à luz em 18 de Janeiro de 2012 em Hong Kong um filho comum, chamado G. (已確定事實C)項)
4. A Ré é titular de duas contas bancárias abertas no HSBC, números XXX e XXX. (已確定事實D)項)
5. A Ré adquiriu em 2012 a fracção autónoma referida em B). (已確定事實E)項)
6. A Ré é proprietári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T4/B-39”, sita em Macau, na Avenida de Sagres no. 58, XXXX” (XXX), adquirida pela Ré em 26 de Outubro de 2015, pelo preço de HKD16.556.000. (已確定事實F)項)
7. Para adquirir a fracção referida em B), a Ré usou fundos disponibilizados pelo Sr. Ma, no valor de HKD1.000.000,00. (已確定事實G)項)
8. Para adquirir a fracção referida em F), a Ré usou em parte dinheiro emprestado pelo Sr. Ma. (已確定事實H)項)
9. A Ré é titular da conta bancaria no banco OCBC Wing Hang Bank Limited (Macau) número XXX. (已確定事實I)項)
10. A Ré é proprietária do imóvel sito em XXXX, Austrália, adquirido por volta do mês de Setembro pelo preço de AU\$425.000,00 (equivalente a aproximadamente MOP2.520.000,00). (已確定事實J)項)
11. O senhor C, também conhecido por XXX Ma (o “Sr. Ma”) foi contratado pela Autora em Julho de 1992 como funcionário da contabilidade, tendo sido promovido a “Deputy Accounting Manager” em Abril de 2002 e a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Accounting” em Abril de 2011 até ter sido demitido em Março de 2016.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條的答覆)

12. A posição do Sr. Ma na empresa permitia-lhe o acesso às contas bancárias da Autora, nomeadamente para proceder à administração das receitas e pagamento das despesas e contas relacionadas com a actividade exercida pelo grupo B Coreia no Sul da Chin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3條的答覆)
13. O pagamento de tais contas é efectuado através de um sistema de contabilidade informático denominado “SAP System”, através do qual a Autora efectua pedidos de pagamentos à B Coreia, que por sua vez transfere os montantes monetários para a conta bancária da Autora. Com os montantes recebidos (da B Coreia), a Autora, posteriormente, pagava aos seus credores através de cheques ou transferência bancári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4條的答覆)
14. Desde meados de 2003, o Sr. Ma passou a ser responsável pelo processamento e controlo do pagamento das despesas e contas da Autora relacionadas com a sua actividade comercial, dando-lhe pleno acesso a todas as contas bancárias da Autora, inclusivamente aos serviços bancários online, a nível médio, e ainda ao sistema SAP.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5條的答覆)
15. Em finais de 2015, a B Coreia recebeu queixas de um cliente da Autora, a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Terminal Limited, de que certas facturas não eram pagas pela Autor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6條的答覆)
16. A B Coreia decidiu então efectuar uma investigação interna, tendo enviado o senhor E, gerente geral da B Coreia, a Hong Kong em Fevereiro de 2016.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7條的答覆)
17. A 29 de Fevereiro de 2016, o senhor E e o senhor D, também empregado da Autora, descobriram que em muitas transacções, o beneficiário das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feitas pela Autora era o próprio Sr. M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8條的答覆)
18. No mesmo dia, num encontro na Nina Tower, Tsuen Wan, Hong Kong, ao qual estiveram presentes E, D e H, o Sr. Ma confessou aos presentes que se tinha apropriado de dinheiros da Autora, ao longo de vários anos, no valor total aproximado de 76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9條的答覆)
19. O Sr. Ma confessou que parte do dinheiro desviado a seu favor (cerca de 10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foram utilizados para a

compra na Austrália de um imóvel registado em nome da Ré.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0條的答覆)

20. A Autora intentou nos tribunais de Hong Kong uma acção cível contra o Sr. Ma para a restituição dos montantes desviados a seu favor, acção que corre termos sob o número HCA 619/2016.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1條的答覆)
21. O Tribunal de Hong Kong decretou uma providência cautelar (a qual foi alterada e revista), impedindo o Sr. Ma de realizar quaisquer transacções em relação a todos os seus bens ou de dispor dos mesmos, quer se encontrem em Hong Kong ou em qualquer outro país, até ao valor de HKD322,345,743.00 (valor depois elevado para HKD387,655,303.70) e ordenando os bancos, nos quais o Sr. Ma detém contas bancárias, que divulgassem todos os detalhes, registos e documentos conexos com as transferências acima referidas.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2條的答覆)
22. Na pendência da acção cível, foi descoberto que o valor total do dinheiro desviado era no valor de HKD387,655,303.70.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3條的答覆)
23. E que a Ré e o pai e a madrasta do Sr. Ma (I e J) entre 2011 e 2016, prestaram assistência no sentido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esses valores, através das seguintes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melhor descritas a fls. 272 a fls. 274 (cujo teor aqui se dá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Beneficiário	Número da conta bancária	N.º total de transacções	Montante Total
Ré	HSBC XXX	51	HKD20,869,929.00
	HSBC XXX	9	HKD3,415,000.00
	Hang Seng Bank Limited XXXXXX	1	HKD888,888.88
I e J	HSBC XXX (conta conjunta)	86	HKD582,000.00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4條的答覆)

24. A Ré recebeu o valor de HKD25,173,817.88.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5條的答覆)
25. As contas bancárias referidas nas alíneas D, I, e os bens referidos na alíneas B, F e J foram usados como forma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os valores desviados pelo Sr. Ma a seu favor, desde 2011.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6條B的答覆)

26. Os imóveis referidos na alíneas B, F e J foram adquiridos com os fundos desviados pelo Sr. M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8條的答覆)
27. A Ré estava consciente a origem dos fundos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pelo Sr. M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9條的答覆)
28. Durante o período entre Setembro de 2010 e finais de Junho de 2016, a Ré utilizou um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associado à conta do cartão de crédito American Express titulado pelo Sr. Ma e gastou um total de HKD7,199,025.80 cujo valor que se sumariza na seguinte tabela :

	Ano / Mês	Montante (HKD)
1	2010 OUT	9,698.25
2	2010 NOV	91,946.89
3	2010 DEZ	60,247.75
4	2011 JAN	4,556.92
5	2011 FEV	142,729.18
6	2011 MAR	348,342.69
7	2011 ABR	87,221.91
8	2011 JUN	5,230.77
9	2011 JUL	3,228.00
10	2011 AGO	27,413.12
11	2011 SET	27,931.65
12	2011 OUT	4,166.26
13	2011 NOV	3,900.77
14	2012 JAN	7.86
15	2012 FEV	2,822.46
16	2012 MAR	7,839.97
17	2012 ABR	78,702.78
18	2012 MAI	46,549.04
19	2012 JUN	7,780.63
20	2012 JUL	13,097.16
21	2012 AGO	106,603.08
22	2012 SET	19,613.50
23	2012 OUT	30,650.10
24	2012 NOV	188,943.80
25	2012 DEZ	295,328.52
26	2013 JAN	80,997.32
27	2013 FEV	7,711.90
28	2013 MAR	18,769.30
29	2013 ABR	32,193.60
30	2013 MAI	1,166.00
31	2013 JUN	61,504.90
32	2013 JUL	4,943.31
33	2013 AGO	24.00
34	2013 OUT	163,659.10
35	2013 NOV	514,518.57
36	2013 DEZ	5,257.81
37	2014 JAN	5,610.82

38	2014 FEV	73,913.01
39	2014 MAR	135,505.10
40	2014 ABR	341,414.95
41	2014 MAI	8.00
42	2014 JUN	15,926.89
43	2014 JUL	53,119.15
44	2014 AGO	14,946.00
45	2014 SET	36,440.00
46	2014 OUT	352.04
47	2014 NOV	575,952.00
48	2014 DEZ	239,902.98
49	2015 JAN	174,237.58
50	2015 FEV	420,147.62
51	2015 MAR	207,106.56
52	2015 ABR	163,763.38
53	2015 MAI	29,384.21
54	2015 JUN	326,085.62
55	2015 JUL	134,105.33
56	2015 AGO	147,813.41
57	2015 SET	743,390.85
58	2015 OUT	209,745.08
59	2015 NOV	212,178.91
60	2015 DEZ	153,680.96
61	2016 JAN	144,921.80
62	2016FEV	163,899.68
63	2016 MAR	23.00
64	2016 JUN	76.00
65	2016 JUL	76.00
TOTAL		7,199,025.80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20條的答覆)

29. Em acréscimo às quantias indicadas no item 15 o Sr. Ma efectuou ainda três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à Ré, todas do montante de HKD300,000.00, nos dias 4, 7 e 9 de Novembro de 2011, respectivamente.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21條的答覆)

四、 法律適用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89條第3款及第598條規定，上訴要審理的問題由上訴陳述中的結論所劃定，但不妨礙上訴法院就須依職權處理的問題進行審理。

被告上訴人首先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事宜所作的裁判。

關於對原審法院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時上訴人所負有的責任，《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規定：

“一、如上訴人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則須列明下列內容，否則上訴予以駁回：

a) 事實事宜中就何具體部分其認為所作之裁判不正確；

b) 根據載於卷宗內或載於卷宗之紀錄中之何具體證據，係會對上述事實事宜之具體部分作出與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不同之另一裁判。

二、在上款b項所指之情況下，如作為顯示在審理證據方面出錯之依據而提出之證據，已錄製成視聽資料，則上訴人亦須指明以視聽資料中何部分作為其依據，否則上訴予以駁回。

三、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他方當事人須於所提交之上訴答辯狀中指明以視聽資料中何部分否定上訴人之結論，但法院有權依職權作出調查。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適用於被上訴人依據第五百九十條第二款之規定請求擴大上訴範圍之情況。”

另外，同一法典第629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

“一、遇有下列情況，中級法院得變更初級法院就事實事宜所作之裁判：

a) 就事實事宜各項內容之裁判所依據之所有證據資料均載於有關卷宗，又或已將所作之陳述或證言錄製成視聽資料時，依據第五百九十九條之規定對根據該等資料所作之裁判提出爭執；

b) 根據卷宗所提供之資料係會導致作出另一裁判，且該裁判不會因其他證據而被推翻；

c) 上訴人提交嗣後之新文件，且單憑該文件足以推翻作為裁判基礎之證據。

二、在上款 a 項第二部分所指之情況下，中級法院須重新審理裁判中受爭執之部分所依據之證據，並考慮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陳述內容，且可依職權考慮受爭執之事實裁判所依據之其他證據資料。

(.....)”

上訴人對事實事宜的質疑涉及待證事實第14、15、16B、18、19、22及23條。

就以上待證事實，經審判聽證後，原審法院作出認定之內容如下：

“第十四條：

E que a Ré e o pai e a madrasta do Sr. Ma (I e J) entre 2011 e 2016, prestaram assistência no sentido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esses valores, através das seguintes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melhor descritas a fls. 69 a fls. 71 (cujo teor aqui se dá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

Beneficiário	Número da conta bancária	N.º total de transacções	Montante Total
Ré	HSBC XXX	51	HKD21,669,929.00
	HSBC XXX	9	HKD3,415,000.00
	Hang Seng Bank Limited XXXXXX	1	HKD88,888.88
I e J	HSBC XXX (conta conjunta)	86	HKD582,000.00

原審法院視為證實的內容詳見本合議庭裁判第三部份。

第十五條：

A Ré recebeu o valor de HKD25,173,817.88 ?

獲得證實。

第十六條B：

As contas bancárias referidas na alínea D, I, e no item anterior e os bens referidos na alíneas B, F e J foram usados como forma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os valores desviados pelo Sr. Ma a seu favor, por volta de Agosto de 2016 ?

證實：As contas bancárias referidas nas alíneas D, I, e os bens referidos na alíneas B, F e J foram usados como forma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os valores desviados pelo Sr. Ma a seu favor, desde 2011.

第十八條：

Os imóveis referidos na alíneas B, F e J foram adquiridos com os fundos desviados pelo Sr. Ma ?

獲得證實。

第十九條：

A Ré estava consciente a origem dos fundos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pelo Sr. Ma ?

獲得證實。

第二十二條：

已確定事實G項提及的港幣1,000,000.00圓，在出售B項提及的不動產後，已由被告向C作全數退還？

未能獲得證實。

第二十三條：

被告已全數償還已確定事實H項內提及的借款？

未能獲得證實。”

本院逐一分析被告提出的問題。

關於待證事實第14及15條，原審法院證實被告及其他人士向C提供協助以隱藏C的資金來源，以及證實被告在有關計劃中收到的金額。

本案中，原告公司所附入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所作出的刑事判決(儘管其尚未轉為確定)以及民事判決書所載內容足以證明，C在未經公司同意下，挪用了屬於原告公司的金錢，並用於其個人用途。就被告現提出的問題，首先，案中的銀行紀錄及轉賬文件客觀上證明了C及被告之間的金錢往來。要留意的是，案發時，C為原告公司會計部的副總經理，其工資本身不能支持其有足夠能力向被告交付遠遠高於其個人年收入的款項，甚至是支持被告買入涉案三項不動產，而被告又會完全沒有懷疑或察覺到有關資金可能是源於不法活動。另一方面，考慮到被告本身的收入及資產狀況，且其與C交往後更是沒有工作，可以合理地推斷倘沒有C提供的資金，被告根本不可能承擔如斯大額的信用卡簽帳，更無法買入涉案三項不動產。C與被告之間的金錢往來並非單單是C與被告之間的情侶關係可以解釋。

綜上，案中的證據顯然是充份並穩妥地支持原審法院的推論。綜合審視被告在其上訴陳述中所列明以及卷宗內所載的其他證據，本院認為，考慮到原告向被告轉帳或給付的金額之龐大以及次數之頻繁，結合上引各項因素，被告顯然對C的行為知情，並提供了協助，被告現提出的理據根本無助於推翻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

基於此，被告要求將待證事實第14及15條改判為不獲證實，並無道理。

惟有一點被告是有道理的。待證事實第14條及第16-A條的答覆表見上存在矛盾，因為後者未能證實被告持有編號XXXXXX的帳戶，而前者證明被告透過該帳戶收取了其中港幣888,888.88元的款項。就此，仔細審

視待證事實第14條所同樣引用的卷宗第274頁文件，結合卷宗第121、122及123頁的銀行資料，足以顯示被告確是透過未能具體查明的帳戶分三次合共收取了港幣888,888.88元的款項。因此，待證事實第14條中的表格應更改為：

Beneficiário	Número da conta bancária	N.º total de transacções	Montante Total
Ré	HSBC XXX	51	HKD20,869,929.00
	HSBC XXX	9	HKD3,415,000.00
	<i>Não concretamente apurada</i>	3	HKD888,888.88
I e J	HSBC XXX (conta conjunta)	86	HKD582,000.00

*

待證事實第16-B條證實已證事實D項及I項的銀行帳戶，以及已證事實B、F及J項的財產是用作隱瞞C的資金來源。

待證事實第18條證實已證事實B、F及J項的財產是用C以挪用得來的資金所取得。

待證事實第19條證實被告知悉C向其交出的資金來源。

首先，就待證事實第18條，綜合案中的證據，尤其是C及被告在事發前的收入及資產狀況，足以顯示兩人並無足夠收入以買入三項不動產，加上卷宗內欠缺反證，以顯示購入不動產的資金非挪用所得而是另有來源，又或足以顯示被告具經濟能力且已將與不動產價值相稱的款項轉帳及償還予C的紀錄，本院認為，原審法院有穩妥的證據基礎支持其推論，其對相關事實所作的認定正確，應予以維持。

就待證事實第16-B條及第19條，有關事實其實與待證事實第14條及第15條相關連。基於以上理由，本院認為被告本身對C的行為是知情的。另一方面，就被告在結論P項中提出的問題，應留意的是，原告公司並非在2026年10月或11月才開始對C展開調查，而是更早(見待證事實第6、7及8條的答覆)。在調查開展之際，一如原審法院所述，被告所作的大額購物行為，在C知悉原告公司在查核帳目之時，即2016年2月份戛然而止(見待證事實第20條的答覆，尤其是兩件事件在時間上的吻合)，而後來其一如已證事實B項所述般出售T7/D-21獨立單位，以上種種更進一步印證被告對C之資金來源的不法性，是知情的。

綜上所述，被告此一部份的事實事宜爭執，理由不成立。

*

就待證事實第22條，原審法院不證實已確定事實G項提及的1,000,000.00港元，在出售B項提及的不動產後，已由被告向C作全數退還。

而待證事實第23條，原審法院不證實被告已全數償還已確定事實H項內提及的借款。

被告認為以上兩項疑問列均應視為獲證，而其依據在於C及F的證言。

除應有尊重外，本院認為以上兩名證人之證言不值得採信，箇中理由並非因為兩人與被告之間的關係，而是因為證言本身不足以釐清有關事實。一如被告所言，C在其書面證言中，根本無法詳細地解釋有關還款

過程。至於證人F，其表示曾親眼看見被告將現金交由家傭帶到香港向C還款，然而，值得懷疑的是，被告何以要如此迂迴並採取不安全的方式，由家傭將大額的現金帶到香港，而不以轉帳方式作出其所聲稱的還款。此外，案中亦未見穩妥的被告取款紀錄。被告現提出的理據無非旨在表明已證事實B項及F項的不動產與C無關，而如果此一說法成立，被告應能輕易地提供其全數取得兩項不動產的自有資金來源，但其始終未能提供。

基於此，被告此一部份的事實事宜爭執，理由不成立。

*

在法律適用上，被告主張，被上訴判決在因果關係的認定上違反《民法典》第477條及第557條之規定。雖然被上訴判決指出原告公司的損害與上訴人接收C所挪用款項之行為存在直接因果關係，但實際上，對原告公司造成損害的適當原因乃在於C本身的挪用行為，而非被告之收款。在被告看來，其既未被主張或證明曾共同參與或協助挪用行為，其收取款項的事實並不會導致原告公司損害的發生或增加。換言之，即使認定被告收受了C的轉帳，該行為與原告公司損失之間並無適當因果關係，亦缺乏對等聯繫，因此不應將原告公司的損害歸因於被告。

本案中，被告在明知C所作出的不法行為的情況下，仍提供協助，使部份C所挪用原屬於原告公司的金錢被轉移至被告名下、供被告使用或買入登記於被告名下的資產。對於被轉移或花費在被告身上但是挪用自原告公司的金錢部份，被告明知並故意收受、隱匿及使用該筆金錢，有關行為不單協助了C隱藏其不法所得，加大了原告公司從C身上追討正當

及合法權益的難度，同時亦使自己從中得益受惠，故同樣構成對原告公司被侵害的權利的不法侵害。

簡言之，有關情況不外乎是有人在知悉C所作出的不法行為的情況下，聯同並協助C隱藏及花費其中部份款項，有關人士至少須就其有所參與的部份予以賠償。

*

被告亦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民法典》第794條規定及終審法院第69/2010號上訴案所作的統一司法見解，因為本案的損害賠償金額是經案件審理並在被上訴判決作出後才予以確定的。

就被告提出的問題，值得重溫上引終審法院的統一司法見解合議庭裁判中的以下論述：

“2. 民事責任和賠償之債的一般原則

正如所知，“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 損害賠償（《民法典》第477條第1款）”是因不法事實而產生非合同民事 責任的一般原則。

關於賠償之債，其指導原則是“對一項損害有義務彌補之人，應恢復假使未發生引致彌補之事件即應有之狀況”（《民法典》第556條）。

這就是恢復原狀的原則。

如此，法律要求恢復的不是被損害之前的狀況，而是恢復假使未發生引致有關責任之事件可能有之狀況。2

但是，恢復原狀不是始終都可能或可取的。比如在第一種情況中，不可替代之物消亡了。而在不足以恢復原狀、不能全部彌補所有損害或對債務人來說負擔過分時，就是不可取的了。

在如這些情況下，法律選擇了金錢賠償。

這就是第560條前3款規定的：

“第五百六十條 (金錢之損害賠償)

一、如不能恢復原狀，則損害賠償應以金錢定出。

二、如恢復原狀雖為可能，但不足以全部彌補損害，則對恢復原狀所未彌補之損害部分，以金錢定出其損害賠償。

三、如恢復原狀使債務人負擔過重，則損害賠償亦以金錢定出。

……”

第二個問題與這種賠償的形式相關，就是要知道如何估算賠償的金額。同一法規第560條第5款對此問題作出了回答，規定“……定出金錢之損害賠償時，須衡量受害人於法院所能考慮之最近日期之財產狀況與如未受損害而在同一日即應有之財產狀況之差額”。

因此，法官必須在判決中確定金錢賠償之金額，須衡量受害人在此時 (法院所能考慮之最近日期)的財產狀況(實際狀況)及如未受損害的同一日應有的財產狀況(假設狀況)，使所訂定的賠償與這兩個款項之差額相符。

(……)”

本院認為，須對以下兩種情況作出區分。

第一種情況是，被害人被人取去的，是具融通性的金錢，例如是200元。在此情況下，撇除被害人另有的其他損失(《民法典》第558條)，根據《民法典》第556條的一般原則，侵害人須向被害人賠償的200元，是確切的(儘管雙方當事人對侵害人取去的金錢多少在事實層面上或有可能

存在分歧，例如被告在答辯中不承認其曾取去他人的金錢或只承認其僅取去100元)。

第二種情況是一如終審法院的個案中提及的不可替代之物之消亡。由於不可替代之物已不能夠根據《民法典》第556條恢復原狀，根據《民法典》第560條第1款規定，損害賠償應以金錢定出。

以上第二種情況下所產生的財產賠償，以及在因非財產損失而產生的金錢損害賠償，一如終審法院第69/2010號上訴案所作的統一司法見解所確認般，根據《民法典》第560條第5款、第794條第4款及第795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自作出確定相關金額的司法判決之日起計算相關遲延利息。

然而，以上第一種情況則不然，因為有關金額並非真正意義上未經結算。就此，比較法上的司法見解強調，僅僅因為債務金額存在爭議，並不意味著該債務是不確定，即金額不明確、因而債務人無法知悉。僅客觀上的不確定性才能適用“未結算之債無遲延”(*in illiquidis non fit mora*)原則，而這僅在債務人確實無法得知所欠金額時才成立。若債務人已具備必要資料以知悉其債務金額，則僅屬表面或主觀上的不確定，不足以排除遲延責任(比較法上，見科英布拉上訴法院2012年10月23日在第2073/10.9T2AVR.C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以及當中所援引的葡萄牙最高法院2005年11月29日在第05B3287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申言之，在上述第一種情況中，即使審判聽證過後，最終僅認定侵害人取去被害人100元，該100元現金的金錢賠償亦不屬《民法典》第794條第4款所指情況。事實上，若被告答辯時否認其曾取去200元，則其與

原告的分歧是在事實層面之上；若被告答辯時承認其曾取去100元而非200元，其與原告的分歧同樣是在事實層面之上，且其大可在答辯時向原告償還100元，以免該筆款項產生遲延利息。

本案的情況亦相同。被告所故意收取及隱匿的，是完全具融通性的金錢款項。儘管被告在答辯中否認曾作出有關行為，且其事實上收取及隱匿的金錢價值須在審判聽證後經事實認定而定出，但相關具體金額不存在客觀上的不確定性。

基於上述理由，原審法院視被告的債務為金錢債務，並裁定其須支付自傳喚時起算的遲延利息，並無違反法律之虞，應予以維持。

*

在分析被告提出的上訴理由後，現審理原告公司所提出的附帶上訴。

附帶上訴乃圍繞被告曾經擁有的一張C供其使用的附屬信用卡的消費額而提出。

就有關問題，原審法院作出以下分析，並認定不論是非合同民事責任抑或不當得利的機制均無法支持該部份請求的成立：

“原告還主張其尚有HK\$7,199,025.80的損害，此等損害來自被告曾經擁有的一張C供其使用的附屬信用卡的消費額。不錯，獲證事實是證明了被告的信用卡曾有總數HK\$7,199,025.80的消費。

然而，原告從未主張當然未能證明此張信用卡的消費額與原告的關係，尤其是C挪用原告公司的款項為此張信用卡結帳，由於不能證明原告損失了此一筆HK\$7,199,025.80的款項，以及此損失與被告信用卡消費存

在因果關係，不符合損害賠償責任的法定要件，故此，有關此部分的請求不能成立。

**

不當得利

除了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亦以被告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要求被告返還C存入被告的銀行帳戶或直接給予被告的港幣33,272,843.68元。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條規定：

“一、無合理原因，基於他人受有損失而得利者，有義務返還其不合理取得之利益。

二、因不當得利而須負之返還義務之標的主要係不應受領之利益、受領原因已消失之利益、或受領之預期效果終未實現之利益。”

然而，第四百六十八條規定：“如法律給予受損人其他獲得損害賠償或返還之途徑、法律否定返還請求權，又或法律對得利定出其他效果者，不得以不當得利要求返還。”

不當得利請求的成立，除了符合一般原則上規範的要件，還必須符合補充性的原則，即當事人不能透過其他法律機制要求償還其債權，才可求諸不當得利的法律基制要求返還其損失。

由於存在不法行為而生的損害賠償責任，故此，原告不應透過不當得利的機制要求賠償。即使就法院不認定可獲賠償的信用卡卡數HK\$7,198,025.80，其請求不獲接納是因為原告未能證明所有法定要件，而非沒有合適機制讓原告追討賠償，原告也不得以不當得利的理據就此等“主張”的損害要求賠償。”

首先，除應有尊重及更佳見解，分析原告公司在案中所提交的書狀，本院認為原告公司曾主張及陳述此張信用卡的消費額與原告公司之間的關係。起訴狀中，原告公司首先是提出了涉及港幣25,173,828.88元的請求。關於港幣7,199,025.80元的信用卡有關的開支，以及另外港幣900,000.00元的款項，原告公司是透過卷宗第164至167頁的書狀，要求擴張請求。分析有關書狀，原告公司顯然是將以上的開支及款項一併視為是起訴狀中所提及C及被告之間的不法行為的一部份。第164至167頁的書

狀第9條表明，按原告公司的主張，以上的開支及款項屬於被告清洗黑錢，以及隱藏/收取C所挪用原告公司資金的行為的一部份。

至於原告在其附帶上訴中質疑原審法院區別對待港幣7,199,025.80元的信用卡開支及港幣900,000.00元的款項，此一理據則並無道理。就此，獲證事實第29條(對待證事實第21條的答覆)明確表明(尤見當中的“Em acréscimo às quantias indicadas no item 15”)，除了港幣25,173,817.88元外，被告尚收取了合共港幣900,000.00元的款項。獲證事實第29條足以支持與港幣900,000.00元的款項的請求成立。

作出以上說明後，現須分析的，是現有的已證事實基礎是否支持原告公司圍繞港幣7,199,025.80元的信用卡開支所提出的請求的成立。

本案中，獲證事實顯示：

“22. Na pendência da acção cível, foi descoberto que o valor total do dinheiro desviado era no valor de HKD387,655,303.70.

23. E que a Ré e o pai e a madrasta do Sr. Ma (I e J) entre 2011 e 2016, prestaram assistência no sentido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esses valores, através das seguintes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melhor descritas a fls. 272 a fls. 274 (cujo teor aqui se dá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

24. A Ré recebeu o valor de HKD25,173,817.88.

25. As contas bancárias referidas nas alíneas D, I, e os bens referidos na alíneas B, F e J foram usados como forma de dissimular a origem dos valores desviados pelo Sr. Ma a seu favor, desde 2011.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6條B的答覆)

26. Os imóveis referidos na alíneas B, F e J foram adquiridos com os fundos desviados pelo Sr. M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8條的答覆)

27. A Ré estava consciente a origem dos fundos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pelo Sr. Ma.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9條的答覆)

28. Durante o período entre Setembro de 2010 e finais de Junho de 2016, a Ré utilizou um cartão de crédito suplementar associado à conta do cartão de crédito American Express titulado pelo Sr. Ma e gastou um total de HKD7,199,025.80 cujo valor que se sumariza na seguinte tabela :

(...)”

從上引事實可見，C挪用了原告公司高達港幣387,655,303.70元的款項，而被告是在知情的情況下，協助C轉移及隱藏有關資金的來源。被告所使用的是C所給予的附屬信用卡，故可以合理地認定有關簽帳是由C支付，亦即被告所使用的，並非其本人的金錢。本案中，被告明知C所作出的行為屬不法，但仍提供協助，使部份C所挪用原屬於原告公司的金錢轉移至被告名下、供被告使用或買入登記於被告名下的資產，並花費C所提供並挪用自他人的款項作其個人開銷，使自己從中得益受惠，有關行為足以構成對原告公司被侵害的權利的不法侵害。

基於上述理由，本院裁定原告的附帶上訴理由成立。

五、 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被告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而原告的附帶上訴理由成立，繼而：

- 決定將待證事實第14條的答覆作出上方所述的修正；
- 判處被告，除被上訴判決已判處其支付的款項及利息外，另須向原告公司支付港幣7,199,025.80元的款項，另附加自其獲通知卷宗

第164至167頁的書狀時起算的法定遲延利息，直至有關款項完全獲支付為止。

*

原審及上訴的訴訟費用全數由被告承擔。

依法登錄本裁判並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6年7月23日

盛銳敏

(裁判書製作人)

*A parte do acórdão redigida na língua
chinesa foi-me traduzida para português.*

Jerónimo Alberto Gonçalves Santos

(第一助審法官)

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